

国家安全论

主 编 金 钊

副主编 江凌飞 金一南 唐永胜

序 言

华夏大地上不知道有多少座望儿山。

不管有多少座望儿山，主题都是母亲盼望儿子平安归来。

本书就是在临近渤海的一座望儿山下完稿的。凝目于饱经风霜的望儿岩上，肃立于端庄安详的慈母像前，不禁感慨万千。

亘古至今，母亲的爱是人类最神圣、最伟大的爱。

女娲也许是中华民族第一个伟大的母亲，传说她创造了人类。但刚刚降临大地的人类就处于“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的环境，以及“猛兽食颡民，鸷鸟攫老弱”的危险之中^①，生存与发展都面临极大威胁。于是创造了人类的女娲，又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终于“苍天补，四极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虫死，颡民生”，在天地玄黄、宇宙洪荒中，为天下苍生营造了一个安全的生存与发展环境。

女娲补天，是中国最古老的关于人类安全的神话故事。古

^① 《淮南子》卷六·《览冥》。

老的神话之中，已经渗透着一个朴素实在的道理：从人类之始，创造、发展便与安全紧紧相联。所以，创造了人类的女媧，还须炼就补天的五色石。

新中国诞生了半个多世纪，如今已是矗立于东方的大国，并且成为当今世界发展最快的国家。一百多年来在内忧外患中历经灾难、饱受欺凌的中华民族，已经走上了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

国家的初步繁荣昌盛，使今天的安全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不应也无法得出这样的结论：国家的长治久安问题已经解决。苦难的历史，动荡的现实，艰辛的未来，在时时提醒我们，时时告诫我们，越是发展，越是需要安全。

国家安全意识的强弱，总是伴随着国运的兴衰。走在振兴之路上的中华民族，呼唤强有力的安全护卫。然而不必讳言，我们的国家安全理论目前尚处于相对贫困的状态。我们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不单是维护安全手段的落后，更是国家安全理论和观念的滞后。时代风云的催生育化，已使得在这片处女地上的学术拓荒，到了呼之欲出的时刻。《国家安全论》是一部应运之作。

《国家安全论》作为一部探索国家安全的学术论著，它首先从战略哲学的高点切入，深刻揭示了国家安全战略谋划的基本规律；接下来，本书不惜浓墨重彩地依次探讨了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国家、西方大国这三种类型国家安全战略谋划的特殊规律，展现出不同类型国家安全理论的特殊风采；最后，将笔端重重落于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探索上。而中国的国情恰恰涵盖了当今世界三大类型国家的基本特点，即它是一个

“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在总结三种类型国家安全谋划的基础上，研究 21 世纪初的中国安全战略问题，从而达到了对全书思想的现实归结。

战略研究，尤其是国家安全战略研究，重要的不在止观，而在驭势。《国家安全论》追求的正是这样一种意境和风格。它力求以清新的笔触和鲜明的逻辑，给人以更多的战略智慧和启示，而不是告诉读者一堆现成的结论。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辗转经年，阅尽寒暑，我们细品历史风云，追缕兴衰因果，察国是之要，体安危之道，所思所为，皆出于对祖国、对人民的至诚至爱。

渤海湾畔，望儿山下，清风习习，蓝天如洗。苍山绿树的怀抱之中，我们再次感受到母亲的博大胸怀，再次感受到大地的养育之恩，再次感受到我们肩头的责任和心中的使命。

祖国母亲，您就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守护神。

我们的《国家安全论》，愿为祖国母亲手中的一颗五色石。

2001 年初夏于熊岳望儿山下

第一部分

国家安全的哲学思维

国家安全是对国家的生存与发展没有或很少受到重大威胁的状态的一种界定。任何国家的生存与发展都不可能不受到任何来自内部或外部的威胁。换言之,国家安全就是对国家生存和发展利益的保障。国家安全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它与时俱进,受到社会各种条件的制约。

古往今来,人们以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方式,探寻、议论、描述着“国之大事”——国家安全问题。近半个世纪以来,国家安全的地位不断提升,国家安全几乎成了国家命运的同义语。国家安全的内涵不断扩展,它所涉及的领域几乎没有固定界限。关于国家安全的观点、界定、阐释、谋划杂陈纷呈,有关论著更是浩如烟海。

对于现代中国人来说,如何依据自己的国情,立足于 21 世纪的世界民族之林,怎样认识国家安全问题,怎样筹划国家安全战略,依然是一片待人探索的莽原。

面对如此古老而又常新、紧迫而又复杂的国家安全研究，我们应该从哪里开始呢？

中国古代的一位哲人公孙龙说：“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哲学即是万世不竭之学，在反思万事万物之先，须包容万事万物。国家安全研究应该也必须要有这样宽阔的视野和博大的胸襟。

中国古代的另一位哲人孔子临川而叹：“逝者如斯夫！”面对运行不息、变幻不止的万事万物，哲学是无穷无尽的思维。国家安全研究，跟随、模仿、重复、嫁接、克隆，似乎是便捷之法，可惜于事无补。它需要借助的是，哲学思维那无穷无尽的探索和创造精神。

中国现代的一位哲人毛泽东曾经说，马克思的思想势如破竹，鲁迅的思想势如破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磅礴气势和锐利锋芒，来源于它对人类社会客观规律的认识和驾驭。国家安全研究不能总是拘泥于概念的界定、枝节的考证、具体问题的议论，需要的是势如破竹地解析纷繁复杂的现实世界的哲学思维之刀。

一切战略问题的研究与谋划，本来就包含相互联系的“形而上”和“形而下”两部分，即战略哲学和战略计划。战略哲学本身还可以分为两个层面：战略价值观和制定战略的基本原则。国家安全研究与谋划，集中地体现了国家意志、治国者的智慧与决心以及各阶层的利益与要求。由于其所处的层次及特点，使任何关于国家安全的思维，都不能不体现出浓厚的哲学色彩。

那么，我们的国家安全论，就从战略哲学开始吧。

第一章 国家安全： 从自卫本能到新安全观

● 中国国家安全观念的历史飞跃

世界上自从有了国家，就有了某种国家安全观念和国家安全谋划。国家安全总是与统治者(阶级)的统治地位息息相关。只要国家敏锐地感到不安全，它就会像角斗士一样，本能地睁大警惕的眼睛，把武器指向对方。

尽管历史上苟且偷安、丧权辱国、不要江山要美人的统治者不乏其人。但是，每当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凡是在历史上有所作为的人物，总是把国家安全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

1862年8月22日，美国南北战争最艰苦的阶段，第十六届总统亚伯拉罕·林肯给其友人H·格里利写了一封信：

“我在这场斗争中的最高目标是拯救联邦而不是拯救或废除奴隶制。如果我能拯救联邦而连一个奴隶都不解放，我定会这样去做；如果我能用解放所有奴隶的方式拯救联邦，我定会这样去做；如果我能用解放部分奴隶而置其他于不顾的方式拯救联邦，我也定会这样去做。我对奴隶制和有色人种所做

的一切，都是因为我相信那样做有助于拯救联邦。”^①

林肯作为解放黑奴的英雄享誉全世界，但鲜为人知的是，他进行这场战争的首要目标不是为了废奴，而是为了阻止国家分裂。

并不是只有西方大国政治枭雄具有强烈的国家安全意识，东方大国的开国元勋也毫不逊色。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曾为确定国歌词曲展开激烈的争论。

从7月15日到8月20日，通过《人民日报》等全国各大报纸，共征集到歌词、歌谱694首。经评选小组反复筛选，觉得都不太理想。开国总理周恩来，力主以抗日战争时期曾唤起千千万万民众的战歌《义勇军进行曲》作国歌。此议很快获得一致同意，但争论的焦点又转到是否修改歌词上。

包括歌词作者田汉在内的一些人，对“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歌词提出异议。经历28年革命奋斗酿造的胜利之酒，太容易使人沉醉了。人们似乎觉得三座大山推倒了，新中国就要成立了，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已经永远过去了。

9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会议，讨论国歌问题。周恩来说：“我们面前还有帝国主义反动派，我们的建设愈进展，他们就愈嫉恨，想方设法破坏我们，这还能说就不危险了吗？倒不如留下这句歌词，使我们耳边警钟长鸣的好！”毛泽东说：“我国人民经过艰苦奋斗，虽然取得了胜利，但

^① 尼科莱、海合编：《林肯全集》第2卷，纽约1907年版，第227～228页。

还是受着帝国主义的包围，不能忘记帝国主义对我们的包围，不能忘记帝国主义对我们的压迫。我们要争取中国完全独立解放，还要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所以，还是保持原有的歌词较好。”

通过高层决策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正式决议，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定了下来。然而问题并未就此结束。

恰恰是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文化大革命”中，国歌歌词作者田汉，被江青一伙诬为叛徒，《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竟被禁唱。直到1982年12月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决议》，《义勇军进行曲》才最终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这在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年代中国人“被迫发出的吼声”，又在晨光熹微的天安门前、鲜花烂漫的中国大地上缭绕回响起来。和平已久、幸福已久也辛劳已久的中国人，当你唱起国歌的时候可曾意识到，它不仅是对过去的纪念，更是对未来的警示！

千百年来的各国历史一再向人们证明，国家安全意识的强弱，总是伴随着国运的兴衰。

千百年来的各国历史也一再向人们证明，国家的命运往往系于领袖人物个人的智慧和意志，国家安全谋划长期缺乏系统的理论支持和科学有效的操作机制，处于一种自发的经验决策阶段。所谓国家安全，还不过是国家对威胁做出反应的一种自卫本能。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关系日益密切和复杂化,国家安全的内涵日益向国家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扩展,计算机技术逐步渗入战略决策过程,推动国家安全研究与谋划从千百年来国家的自卫本能向现代国家的理性行为转变。

这个革命性转变,主要有三个标志:

一是国家安全的谋划从依靠统治者个人智慧的经验决策变为依托群体智慧和高技术手段的科学决策;

二是国家安全学从军事学中分离出来,成为国家安全谋划和决策的理论支撑;

三是依法建立起左右协调、上下贯通的国家安全决策体制。

当今世界各主要国家,大都已制定并不断完善自己的国家安全法,国家安全学成为最热门的学科之一,建立了信息系统、智囊系统和中枢决策系统相结合的现代决策体制,不仅定期制定和评估国家的总体安全战略,还进行各个领域的安全决策以及对危机做出迅速反应和处置。

林肯发出那封著名信件以后的 85 年,美国于 1947 年制定《国家安全法》并创建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美国作为当今世界的头号大国,其国家安全研究和谋划规模之宏大、理论之系统、程序之规范、技术之先进,任何国家都难以比肩。

中国是以战歌为国歌的国家。开国以来的领导人都具有极强的国家安全意识。他们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对维护国家安全提出过许多深刻的论述,并多次进行过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谋划,有效地保证了共和国 50 多年的生存与发展利益。

令人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尽管有少数学者偶尔涉足国家安全问题研究，但国家至今尚未建立自己的国家安全学；我国虽设有国家安全部门，却长期未能建立健全协调各方、上下贯通的国家安全决策体制；建国以来虽有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谋划，但并未按照法定程序正式制定综合的国家安全战略，更未建立起严密、规范的危机管理和处置机制。

我们的差距是明显的，要害的问题是国家安全理论和观念的落后。说来也许令人难以相信，建国50年来，竟未能从严格的科学意义上界定“国家安全”。

从1957年秋，毛泽东倡议重新修订1936年版的《辞海》以来，先后于1965年、1979年、1989年、1999年发行过四版《辞海》。其间，多少学者为之熬白了头发，献出了生命，成就了这部总汇4,000年中国文字史、融合数十年新中国之知识的权威辞书。直至1989年版的《辞海》，内含1,588.4万字、12万条词目，竟没有“国家安全”这个词目，也未收入“国家利益”。1999年版的《辞海》虽收入了“国家安全”词目，但解释过于简单和含混，并且仍无“国家利益”词目。

“国家安全”已是当今世界上被广泛使用的词汇。《辞海》的编纂者都是中国学界的名宿大儒，难道他们对这四个字居然充耳不闻，意不能会？

毫无疑问，我们的遗憾和尴尬并不在这里。

1989年版《辞海》的前言中有这样一段话：“《辞海》是一部综合性辞书，编纂和使用时间较长，内容要求稳定。因此，凡是正在发展或经常变动的词目暂不收入；对时间性较强或未能肯定的材料，避免在释文中引用。”访问：www.ertongbo.com

当战后世界各国正在大力开展国家安全学研究的时候，那时我们仍沉醉于世界革命，接着就是十年内乱，然后是拨乱反正和经济体制改革，半路又杀出了“八九政治风波”和苏东剧变……直到 90 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有识之士才把目光集中在国家安全的理论与战略研究上。到目前为止，我国尚未建立自己的国家安全学，对国家安全相关的基本概念难以进行科学而又权威的界定。编纂《辞海》的大师们对“国家安全”不予问津，或含混言之，实在是出于无奈，这也是我国国家安全理论研究现状的真实写照。

令人欣喜和鼓舞的是，国家安全观念的历史性飞跃，终于在 20 世纪末的中国大地上发生了。

1995 年 8 月 2 日中国的外交官员在东盟论坛会议上，首次公开提出了要摒弃冷战时期的旧观念，树立新型安全观。

1999 年在日内瓦裁谈会和 2000 年 9 月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江泽民比较详细地阐述了我国的安全观，受到国际社会高度重视。

2000 年 9 月一个专职国家安全领导机构的建立，标志着我国的国家安全谋划已站在从国家的自卫本能向现代国家的理性行为转变的门槛上，尽管这个转变尚处于过程之中。

我国新安全观的形成是开始并完成这个转变的关键。作为国家安全研究与谋划基本价值尺度的国家安全观，是构建国家安全理论、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的灵魂。

一个崭新而完整的新安全观的诞生是需要各种条件和前提的。恰恰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叶以后，中国新安全观的问世已经水到渠成。

● 时代风云的催生孵化

新安全观是新时代的产物。国家安全的内涵和观念总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

列宁曾指出：“只有首先分析从一个时代转变到另一个时代的客观条件，才能理解我们面前发生的各种重大历史事件。”只有“首先考虑到各个‘时代’的不同的基本特征”，“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①。判断国家安全形势，制定国家安全战略，更必须顺应时代潮流。

20世纪中后期，时代的主要特征和潮流已经悄然斗转星移。战争与革命为主题的时代，逐步被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所替代。

是谁见微知著，于青萍之末，悟得世界风气之先？

邓小平——一个自称中国人民的儿子的东方老人，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就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要倾向，80年代初公诸于世，中国共产党的十四大归纳为“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的主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一次。

明确当今时代和平与发展的主题，当然不是说从此天下太平，可以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了，国家没有威胁，从而也就没有安全可维护了。而是说，世界发展的潮流、各国人民的战略任务发生了根本变化，各国面临的国家安全课题不同了，人们

^① 《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42~143页。

的安全观念也在发生着巨大变化。

和平与发展依然是当今世界的两大课题,但发生了新的变化。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深入发展,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正在深刻地改变国际政治经济的格局。江泽民关于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成为两大历史趋势的论述,把时代的内涵进一步具体化、充实化了,是对邓小平时代观的重要发展。

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对国际关系的最大影响就是推动了政治多极化与经济全球化。

科技的变革,经济的转型,加剧了经济的不平衡发展规律,从而促使其他力量极的成长。日本、欧洲战后以来迅速恢复和发展。中国更是锁不住的龙。印度也在悄悄崛起。

经济全球化更是新科技、新经济发展的直接结果。现代科技的进步,先进的交通工具和通讯手段的产生,为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创造了条件。特别是近十年来,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世界上有些人,对经济全球化情有独钟,而对政治多极化却心有不甘。

其实,世界经济的不断整合与国际社会力量极的分散化,正好是辩证的统一,两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多极化比较过去的两极对峙或美国追求的一极独霸,意味着国际关系中力量极的分散化。这不但有利于改变国际力量对比的严重失衡状态,促进世界的和平与稳定,而且有利于经济活动跨越国界和政治藩篱,寻求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开始于 20 世纪 60、70 年代的政治多极化,在冷战结束后

的 90 年代获得迅速发展,近几年来虽然受到暂时挫折,但是作为一种必然的历史趋势不会改变,并对国家安全产生长期的制约和影响。

在世界政治多极化的漫长进程中,霸权扩张与反对霸权成为国际斗争的焦点,也是各国安全面临的首要问题。苏东剧变,导致两极格局的终结,也造成国际力量对比严重失衡,使某些国家谋求地区或全球霸权的野心极度膨胀起来。美国企图建立以经济技术优势为基础、以军事实力为支撑的单极霸权体系,使 21 世纪成为“美国世纪”。尽管受到各方面的牵制,但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美国仍然在政治、经济、科技、军事等方面保持显著优势。多极化世界新格局的最终形成还有一个相当长的演变过程。因此,单极与多极的矛盾,称霸与反霸的斗争,将成为 21 世纪相当一个时期内国际斗争的焦点。在这个相当长的过程中,某些国家把谋求、保持和扩展霸权作为自己首要的安全课题,而大多数国家则把反对霸权作为重大的安全课题。

为了迎接政治多极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大国关系频繁调整,安全战略也必须随之不断调整。多极化不可能消灭国家之间的竞争和斗争,特别是大国之间的竞争和斗争,但竞争和斗争越来越被国家间的交流与合作所制约,通过国际合作谋求国家安全符合历史进步的大趋势。近些年来,大国之间建立了各种内容不同的战略关系和伙伴关系,出现了既相互合作又相互竞争、既相互借助又相互制约、既有协调又有摩擦的局面。与此同时,各主要国家积极推进新的军事革命,增强军事实力,强化军事力量在维护和扩展国家利益中的职能作用,谋

求在世界多极化进程中占据优势地位,争夺在 21 世纪国际社会中的战略主动权。大国关系的新特点,既对各国安全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又为发展双边和多边关系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多极化是建立在世界多样化基础之上的,国际安全合作必须淡化意识形态。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如同宇宙间不能只有一种色彩一样,世界上也不能只有一种文明、一种社会制度、一种发展模式、一种价值观念。世界发展的活力恰恰在于这种多样性的共存。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不论男女老少,许多人都穿着蓝色的所谓“毛式”制服。西方人讥笑我们,说到了中国,就落入了蓝色的海洋。如今,有些自命是崇尚个性的人们,却不顾各国历史文化、宗教信仰、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差异,强行“扩展”西方的价值观念、政治模式和生活方式,无异于要世界上 200 多个国家、60 多亿人,都去穿西方资本主义的“牛仔服”。岂不可笑?

那种建立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企图与多极化趋势是相悖的,也是威胁各国安全的重要因素。只有承认和容忍多样化,在国家关系中淡化意识形态,才有可能实现广泛的安全合作。

“全球化”是这些年来越用越多、越用越滥的概念。我们所说的全球化是指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全球化,其内涵是技术创新、知识应用、贸易投资和金融活动日益国际化,各国经济的相互交流、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过程由来已久,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由于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和两极格局的解体,它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一个基本经济特征。

经济全球化如同政治多极化一样,也将对国家安全产生

长远的制约和影响。

经济全球化意味着国际关系的重心向经济倾斜，经济安全问题突出了。更加开放的经济比相对封闭的经济面临着更加严峻的安全问题。国家安全的范围扩大和重心的转移，导致突出军事安全的传统安全观念的转变。

经济全球化意味着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加深了，为国际安全合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全球化的发展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这种千丝万缕的经济关系，制约着国际关系中的分歧和对立，经济合作要求安全上加强合作。认为安全是相互依赖的，安全是共同安全的崭新观念应运而生。没有共同的经济利益，不可能有中美之间的接触与合作，不可能有包容不同制度、不同宗教信仰和不同发展水平的东盟的存在与发展。

经济全球化意味着世界发展的不平衡性加剧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安全面临着新的挑战。全球化本来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巨大进步，可惜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主导地位的框架下实现的。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全球化所带来的经济利益，总是发达国家拿大头，而广大发展中国家总体上处于不利的地位。发展中国家不仅因此而面临经济安全的严重威胁，并容易引发内部社会矛盾，造成政局不稳；民族文化在全球化冲击下，也面临“西方化”或“美国化”的隐忧。

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在和平与发展的大趋势下，总的说来是历史的进步，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对各国的国家安全既有严峻挑战，又有良好机遇，关键在于自己能否顺应。